中国心理学前沿
2019 年 4 月第 1 卷第 2 期

大学生羞耻对网络偏差信息认知加工的影响研究

王　颖　王柳生 *

南通大学心理学系，南通，220619

邮箱：willow76@ntu.edu.cn

摘　要：羞耻与负性行为关系密切。本研究考察羞耻对网络色情信息加工的影响。146 名大学生参加实验，完成词汇的学习 – 再认任务。结果显示，只有高强度的羞耻组被试对网络色情词汇的再认成绩显著高于控制组，而对于中性词汇的加工成绩，不同强度的羞耻组被试不存在显著差异。研究支持羞耻情绪的强度会影响大学生对网络色情信息的认知加工。

关键词：羞耻；网络偏差信息；认知加工

收稿日期：2018–02–20；录用日期：2018–04–30；发表日期：2019–04–15

文章引用：王颖，王柳生．大学生羞耻对网络偏差信息认知加工的影响研究［J］. 中国心理学前沿，2019，1（2）：151–160.
https://doi.org/10.35534/pc/0102010

The impact of College Students' shame on online deviation information processing

Ying Wang　Liusheng Wang*

Department of Psychology，Nantong University，Nantong 226619

Abstract: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shame is related to negative behavior. This study examined the impact of shame on online pornographic information processing. One hundred and forty-six college students participated in the experiment to complete the words learning-recognition task. The experimental results showed that only college students with high-level shame were significantly better performance on online pornographic vocabulary processing than the control group，and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 existed in the processing of neutral vocabulary，the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intensity of shame have no difference of recognition performance. The research supports the intensity of shame could affect college students' cognitive processing of online pornographic information.

Key words: Shame；Online deviation information；Cognitive process

Received: 2018-02-20; Accepted: 2018-04-30; Published: 2019-04-15

Copyright © 2019 by author(s) and SciScan Publishing Limited.

This article is licensed under a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NonCommercial 4.0 International License.

https://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nc/4.0/

1 引言

随着人际沟通及生活方式的网络化，现实中的失范行为也延伸到了网络环境中。个体在使用网络过程中，产生的有违甚至破坏网络规范的偏差行为，主要包括网络过激行为、网络色情行为和网络欺骗行为等。网络色情行为因其具有诱惑性强、代价低、隐蔽性强等特点而较多发生在大学生群体中。

网络色情行为的出现与扩散离不开网络色情资料在门户网站、社交软件以及广告媒体等网络媒介中的传播。网络色情资料易得性强，且形式多样，其中包括色情图片、色情动画短片、色情电影、色情有声故事、色情文本故事等。对于这些赤裸的或是隐晦的互联网色情信息，个体可能会通过无意接收（如色情图片的广告窗口弹出），或有意接触（如主动地寻找和浏览色情网站）等方式，加工和处理色情信息［1］。当前社会，大学生已成为网络使用的主力军。大学生的猎奇心理与性生理成熟，客观上对网络色情信息的接触频率较高。过多接触网络色情资料的青少年会表现出对学校和家庭的严重疏离和对重要他人的亲情缺乏必要的回应，攻击性水平也同样会更高［2］。即使大学生没有主观浏览色情信息的意愿，但长时间被动地接收色情信息，也会使其转变为主动色情行为者，这使得网上色情行为更加容易出现［1］。

包括网络在内的暴力媒体使用与儿童中期至成年人均关系非常密切［3］。与网络色情相联系的是攻击性。羞耻与个体攻击性的关系，呈现不一致的研究结果。由于羞耻长期以来被视为负性情绪，有研究发现羞耻与攻击行为［4］、攻击性与敌意有正向密切联系［5］［6］。羞耻也与言语攻击、身体攻击存在正向相关［7］。但是，对意大利在校大学生的调查发现，羞耻与攻击倾向没有关联［8］。考虑到羞耻感水平不同的个体的应对倾向存在差异［9］，所以羞耻情绪强度可能是形成上述不同研究结果的缘由，从而影响羞耻对个体社会性与认知加工的作用。

由于个体的人格特征、心境状态等因素，对刺激物加工时会产生注意偏向［10］。因注意资源的占有差异，不同效价的情绪会影响对刺激物的加工速度，从而影响到认知加工［11］，比如情绪效价会影响个体来源记忆的提取成绩［12］。而且，由于不同的强度差异，影响到随后的刺激加工，出现所谓的情绪强度效应，该效应在恐惧、厌恶等负性情绪加工中更加突出［13］。

https://doi.org/10.35534/pc/0102010

羞耻是心理进化的产物，也是个体社会化的表现，与道德密切相连，而网络色情信息与道德相违背。最新研究发现，无论临床患者还是非临床被试，羞耻情绪的诱发均会影响个体工作记忆成绩[14]。那么，当羞耻情绪得到诱发后，个体将会如何加工网络色情信息，是否同样会发生注意偏向？为此，实验采用单因素被试间设计，以羞耻情绪的强度为自变量，网络色情词汇的再认率和反应时为因变量，采用情景模拟法来诱发被试的羞耻情绪，考察羞耻对网络色情信息的认知加工影响。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招募在校大学生 146 人，随机分配到三种故事情境组里。删除羞耻情绪诱发失败的被试数据后，保留 134 人的数据（M=21.50，SD=2.64），年龄在 18—28 岁之间，其中男生 44 人。

2.2 实验材料

2.2.1 情绪诱发材料

选用大学生常见的生活情境，文字加工成虚拟故事情境。87 名大学生对材料进行评定，年龄 19.01 ± 1.04 岁，其中男性 14 人。选择三个故事情境为实验材料，产品说明（M=1.66，SD=0.96）作为无诱发组材料，班级网络空间情境（M=4.87，SD=1.28）为中羞耻情绪诱发组材料，考试舞弊情境（M=6.33，SD=0.87）为高羞耻情绪组材料。经重复测量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2，85）= 523.326，$p < 0.001$，表明故事情境诱发的羞耻情绪强度差异显著。

2.2.2 网络图片与色情词汇

通过《新华字典》与网络搜索出与网络色情信息相关或无关的中性词，78 名大学生年龄，19 ± 0.98 岁对所有词汇进行色情相关度评定。经卡方检验筛选出网络色情信息词汇和中性词各 8 个（见表 1）。

表 1　目标词的评定结果

词汇	判断结果		卡方值
	色情词	非色情词（中性词）	
调教	52	26	8.667**
约炮	74	4	62.821***
意淫	72	6	55.846***
艳照	74	4	62.821***
嫩模	58	20	18.513***
下流	66	12	37.385***
凌辱	75	3	66.462***
裸聊	76	2	70.205***
降温	1	77	74.051***
沟通	0	78	78.000***
平凡	5	73	59.282***
重置	0	78	78.000***
答复	1	77	74.051***
贴图	4	74	62.821***
任命	1	77	74.051***
报告	0	78	78.000***

注：*$p < 0.01$，**$p < 0.05$，***$p < 0.001$。

实验中所呈现的网页式样为天涯论坛的热帖模块，并通过关键词搜索与目标词主题相关的 16 个热搜帖标题。目标词在标题中的位置均为中部。将共 16 个热搜帖标题制作为两张天涯论坛热帖模块式样的网页图片。每张网页里共 14 个句子，分别是嵌入 4 个色情信息词的句子，4 个中性词的句子，6 个无关填充句。为了克服材料阅读的位置效应，色情词汇句子与中性词汇句子，在每个模块中的网页的上下位置进行均衡化。网页中的其他信息和排版均一致。

2.3　实验程序

练习实验部分完成后，正式实验包括连续的两个阶段。阶段 1，羞耻情绪诱发。指导语后，先呈现 600 ms 的注视点“+”，接着屏幕中呈现相应的故事情境，阅读结束之后，被试对当前自己的羞耻情绪进行七级评分。

阶段 2，学习—再认任务。600 ms 的注视点后，网页 1 呈现，持续 40 000ms。要求被试按照平时的习惯浏览网页。网页消失后，对 16 个词汇（4 个色情词汇，4 个中性词汇，8 个新词）进行逐词判断。如果是网页中出现过的旧词，按“F”键，如果是网页中未出现过的新词，按“J”键，按键方式在被试间平衡。

https://doi.org/10.35534/pc/0102010

完成后，呈现 600 ms 的注视点，进入网页 2 的加工。两张网页的呈现顺序进行了随机化。

3 结果

删除了控制组自评羞耻分数大于 2，中、高羞耻组自评羞耻分数小于 2 的被试，最后确定有效被试为 134 人。对被试羞耻情绪诱发得分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M_{无}$=1.15，SD=0.36；$M_{中}$=4.82，SD=1.40；$M_{高}$=6.29，SD=0.87，F（2，131）= 319.069，$p < 0.001$，表明不同组被试的羞耻情绪强度存在显著差异，符合实验要求。

以色情信息词的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2，131）=3.302，$p < 0.05$，χ^2=0.05，表明不同实验组的色情信息词正确率存在显著差异。进一步的多重检验结果显示，高羞耻情绪组被试的色情信息词正确率显著高于无诱发组，而无诱发组与中羞耻组，中羞耻组与高羞耻组色情信息词正确率则无显著差异。以中性词的正确率为因变量进行方差分析，结果显示，F（2，131）=0.04，$p > 0.05$，不同实验组的中性词正确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2）。

表 2　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再认正确率

	色情词			中性词		
	M	*SD*	*F*	*M*	*SD*	*F*
无诱发组	0.71	0.24	3.302*	0.53	0.21	0.04
中羞耻组	0.77	0.2		0.53	0.23	
高羞耻组	0.82	0.17		0.54	0.23	

以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时为因变量分别进行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 $F_{色}$（2，131）= 1.148，$p > 0.05$；$F_{中}$（2，131）= 0.661，$p > 0.05$，表明不同实验组的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反应时均不存在显著差异（见表 3）。

表 3　色情词和中性词的再认反应时（ms）

	色情词			中性词		
	M	*SD*	*F*	*M*	*SD*	*F*
无诱发组	977.39	219.85	1.148	1187.14	318.6	0.661
中羞耻组	946.78	279.71		1153.69	313.65	
高羞耻组	1026.34	261.4		1225.28	271.32	

4 讨论

本实验通过诱发大学生不同强度的羞耻情绪，探究羞耻对网络色情信息认知加工的影响。结果发现，高羞耻情绪强度组的大学生，对网络色情词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无羞耻情绪组，该效应并没有在中性词的认知加工中呈现。可见，只有高强度的羞耻情绪对网络色情信息的认知加工才能产生注意偏向，呈现羞耻情绪的强度效应。

本实验中，羞耻情绪诱发组的大学生在进行词汇再认时，对色情词的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无羞耻情绪组，表明了羞耻情绪的诱发，使大学生浏览网络色情信息时，提高了色情信息词汇的注意资源分配。而词汇再认的反应时的一致性，则说明该影响在于对刺激物的加工深度，而非加工速度的原因。该实验结果进一步支持羞耻作为情绪情感状态，会影响个体对信息的注意偏向［12］，且与羞耻可以影响个体认知加工的结果一致［14］。

网络具有特殊性，且具有不可抑制性。大学生产生羞耻情绪时，往往伴随着强烈的自我否定、失望等负性体验，个体为了维持稳定的心理健康状况，消除不良情绪带来的消极影响，会采用策略进行自动调节［15］。羞耻情绪的产生源于对自己的强烈否定及对外界评价的依赖，自我评价以及他人评价是两个十分重要的因素［16］。一旦羞耻情绪得到诱发，会降低网络环境中双自我意识中的公我意识，外部的道德、规则束缚感随之下降，导致网络偏差行为更容易发生，对网络色情信息也更加敏感。同时，个体对自我的关注下降，使自我评价标准降低以缓解消极否定自我带来的矛盾与冲突。同时，秉承快乐原则的“本我”就得到了加强，而性本能又是“本我”概念中作为人类本能欲望的体现，所以隐藏于潜意识或“本我”中的性本能会得到一定的释放，具体就表现为对网络色情信息加工的偏向性。

其次，本实验还发现，羞耻情绪的影响随强度发生变化，类似于基本情绪加工的情绪强度效应［13］。本研究中，只有高强度组被试的色情词汇再认正确率显著高于其他组，表明只有高强度的羞耻情绪对大学生网络色情信息的认知加工发生作用，而中等强度的作用并不存在。羞耻情绪中的强度效应产生可能有两种原因。第一，网络匿名性等特点大大降低了个体的自我暴露程度，对自我评价及他人评价都具有一定的屏蔽作用。当个体处于羞耻情绪状态时，网

https://doi.org/10.35534/pc/0102010

络环境的匿名性对个体自我认知和他人评价的削弱已经代替了其主动的情绪调节策略，使负性体验得到了缓解。第二，这种羞耻情绪强度不同所带来的对网络色情信息加工的不同影响可能源于羞耻应对方式的差异。钱铭怡等在易感性与羞耻的应对研究中发现，高羞耻组被试更可能使用回避、隐藏感情、祈祷和等待的应付方法［9］，低羞耻组被试更可能选择寻求社会支持的方法。从调节策略类型的不同可以发现，高羞耻感的被试更多地采取拒绝、回避的方式，而低羞耻感的被试对于羞耻的调节则更加开放性，更多地会选择积极的方式来消除负面情绪。经历羞耻情绪的个体往往执着于本身的灾难后果，表现出难以进行积极认知，更易采用回避、祈祷和等待等应对方式［17］。

5 结论

羞耻会影响大学生色情词汇的认知加工，该影响因羞耻强度不同而存在差异，呈现强度效应，即只有高强度的羞耻才能增强大学生的网络色情词汇的记忆。

基金项目

江苏高校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重点项目（2017ZDIXM134）。

参考文献

［1］徐云峰 . 网络犯罪心理［M］. 武汉大学出版社，2014.

［2］Mesch G S. Social bonds and Internet pornographic exposure among adolescents［J］. Journal of Adolescence，2009，32（3）： 601–618. https://doi.org/10.1016/j.adolescence.2008.06.004

［3］刘富丽，苏彦捷 . 暴力媒体使用与儿童青少年共情关系的元分析［J］. 心理技术与应用，2017，5（10）： 586–595.

［4］Stuewig J，Tangney J P，Kendall S，et al. Children's proneness to shame and guilt predict risky and illegal behaviors in young adulthood［J］. Child Psychiatry & Human Development，2015，46（2）： 217–227. https://doi.org/10.1007/s10578-014-0467-1

［5］Elison J，Garofalo C，Velotti P. Shame and aggression： Theoretical

considerations [J] . Aggression and Violent Behavior，2014，19（4）： 447–453.https://doi.org/10.1016/j.avb.2014.05.002

[6] Velotti P，Garofalo C，Bottazzi F，et al. Faces of shame： Implications for self–esteem，emotion regulation，aggression，and well–being [J] . The Journal of psychology，2017，151（2）： 171–184. https://doi.org/10.1080/00223980.2016.1248809

[7] 张帆，张道芬，黄喜珊 . 初中生羞耻感与攻击性的关系： 羞耻应对的中介作用 [C] // 心理学与创新能力提升 –– 第十六届全国心理学学术会议论文集 . 2013.

[8] Pivetti M，Camodeca M，Rapino M. Shame，guilt，and anger： Their cognitive，physiological，and behavioral correlates [J] . Current Psychology，2016，35（4）： 690–699.https://doi.org/10.1007/s12144-015-9339-5

[9] 钱铭怡，刘嘉，张哲宇 . 羞耻易感性差异及对羞耻的应付 [J] . 心理学报，2003，35（3）： 387–392.

[10]彭晓哲，周晓林 . 情绪信息与注意偏向[J]. 心理科学进展，2005，13（04）：488–496.https://doi.org/10.1016/B978-0-8155-1516-6.50016-1

[11] 侯然 . 情绪对认知活动的影响 . 心理研究 ,2009,2（1）：28–33. https://doi.org/10.1111/j.1468-0319.2009.00706.x

[12] 胡哲，吴扬，谢威士 . 编码任务及情绪效价对来源记忆提取的影响 [J] . 心理研究，2018，11（2）： 141–146.

[13] Lu Y，Luo Y，Lei Y，et al. Decomposing valence intensity effects in disgusting and fearful stimuli： an event–related potential study [J] . Social neuroscience，2016，11（6）： 618–626. https://doi.org/10.1080/17470919.2015.1120238

[14] C Cavalera C，Pepe A，Zurloni V，et al. Negative social emotions and cognition： Shame，guilt and working memory impairments [J] . Acta psychologica，2018，188： 9–15.https://doi.org/10.1016/j.actpsy.2018.05.005

[15] 王柳生 . 青少年羞耻情绪的调节研究 [D] . 华东师范大学，2017.

[16] 高学德 . 羞耻研究： 概念，结构及其评定 [J] . 心理科学进展，2013，21

（8）： 1450–1456.https://doi.org/10.3724/SP.J.1042.2013.01450

［17］高隽，钱铭怡，王文余 . 羞耻和一般负性情绪的认知调节策略［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2011，19（6）： 807–809.